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1971

何剑雄文集

⑥

史迹记踪

SPM

南方出版社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葛剑雄文集⑥ 史迹记踪 / 葛剑雄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5. 3

(葛剑雄文集; 6)

ISBN 978 - 7 - 218 - 09860 - 9

I. ①葛… II. ①葛… III. ①历史地理—中国—文集 IV. ①K928.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00268 号

GEJIANXIONG WENJI ⑥ SHIJIZIZONG

葛剑雄文集⑥ 史迹记踪

葛剑雄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曾莹

策划: 肖风华 向继东

责任编辑: 李怀宇 白雪

封面设计: 张力平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真: (020) 83780199

网址: <http://www.gdpph.com>

印刷: 珠海市鹏腾宇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张: 40.5 字数: 560 千

版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9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 - 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5240



葛剑雄 祖籍浙江绍兴，1945 年 12 月出生于浙江吴兴县南浔镇（今属湖州市南浔区）。1965 年当中学教师，1978 年考上复旦大学历史系历史地理专业研究生，师从谭其骧教授。1981 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留校工作。1983 年在职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85 年任副教授，1991 年任教授，1996 年至 2007 年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1999 年至 2007 年兼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2007 年至 2014 年 3 月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现任复旦大学资深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未来地球计划”中国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全国政协常委。

主要著作

《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锦绣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1992 年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4 年版；（增订版）中华书局 2008 年版；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

《往事和近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 年版，2003 年版，2007 年版

《中国移民史》（主编，第一、二卷作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泱泱汉风》，长春出版社 1997 年版；年轮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台北）1998 年版；Hamandom Coperation（韩国）2008 年版

《看得见的沧桑》，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

《葛剑雄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人口与中国的现代化：1850 年以来》（合著，第一作者），学林出版社 1999 年版

《历史学是什么》，（合著，第一作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香港）2003 年版；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03 年版

《梦想与现实》，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6 年版，2013 年版

《葛剑雄演讲录》，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

《葛剑雄写史：中国历史的十六个片段》，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 年版

《人在时空之间》（二集），中华书局 2010 年版

《疆域与人口》，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人文千秋》，三联书店（香港）2011 年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守旧与更新》，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

《葛剑雄文集》（七卷），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

选编小记

本卷分两部分，都是此次从旧作中选编的。

第一部分《六九私乘》，是我以往六十九年的个人历史记录。但这不是系统的回忆录，也不是完整的自传，而是与个人有关的记录，以后可以构成回忆录或自传的片断。其中有对自己往事的回忆和记录，也有主要根据自己的经历和见闻写成的某些专题记述，有的是在此基础上的评论。有对师友的悼念和追忆，但对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已敬撰《悠悠长水：谭其骧传》，故不再收入其他怀念先师的文字。有的是个人游踪，但已收入《千年之交在天地之极：葛剑雄南极日记》《走非洲》《剑桥札记》《走近太阳：阿里考察记》（均已编入本人文集第四卷《南北西东》）者不再选入，以免重复。另有若干篇是我的观点、看法、评论、建议等，因在我的某一阶段或某一方面有代表性，所以也作为个人历史收录于此。

第二部分《史迹记踪》，选录的都是记述中国历史某一片断的文章，长短不一，写法也不尽相同。其中大部分先后发于《读书》《书屋》《文史知识》等刊物和一些报纸，曾辑为《葛剑雄写史：中国史的16个片断》，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曾经想以“寻踪”为书名，考虑到这些文章都以记述为主，而非考证或评论，自然以“记踪”为宜。一位友人发现我这些文章中漏了元朝，其实并非无意遗漏，而是有意回避。我还有点自知之明，因对蒙元史一直视为畏途，所以至今还不敢写。

葛剑雄

2014年11月



目 录

- 001 **六九私乘**
- 003 故乡小学杂忆
- 007 与书无缘
 ——故乡童年的回忆
- 009 南浔的魅力
- 013 我在市北的不幸与大幸
- 017 偶涉经典亦受益无穷
- 019 时代性的人性扭曲
 ——“文化大革命”中的双重人格现象
- 027 当年“样板”
- 043 我所经历的抄家
- 051 我经历过的“学生政审”
- 059 殉葬品和掘墓人：“文革”期间的中学教师
- 073 青春无奈（二则）
- 079 病室忆旧
- 082 我当市人大代表
- 089 读这本书是我人生的转折
- 092 我是“不拘一格”的受益者
 ——首批获博士学位二十周年感言

096	1982 年的记忆：搬家
099	我的书和书房
106	我的新书房
108	我与游泳
113	财富断想
119	愿银行有温馨服务
121	与鸭同“巢”
127	告别夔门
132	顺化散记
144	活着的与逝去的：会安古城与美山圣坛
149	似曾相识燕归来 ——河内随感
152	荒冢断碑 ——加拿大早期移民的一份凄惨记录
156	硅谷静悄悄
158	重走青藏路
161	我的人口史梦 ——《中国人口发展史》的自我介绍
171	我对人文与科学的若干想法
186	我写《邂逅霍金》
189	最忆康桥风雪时
193	超越死亡
196	真正的学者 ——悼石泉先生
198	记忆中的筱苏（史念海）先生
201	怀念侯仁之先生
205	汪老远行感言
208	我所知的俞大缜

- 210 二八年华正当时
——庆贺周有光先生一百零八岁寿辰
- 213 雁归来兮寻根
- 215 被高估的民国学术
- 220 我看陈寅恪现象
- 228 不要滥用“国学”
- 230 先应有事实 才能作评论
——从钱钟书“拒赴国宴”一事谈起
- 235 村山富士印象
- 237 我们应该怎样纪念“七·七”
- 240 建议以5月19日为全国哀悼日
- 241 会海一勺
- 250 臭虫与蚊子
- 252 觅食经验看排队
- 254 在台湾看“水荒”
- 257 安检种种

261 史迹记踪

- 263 从服装开始的改革
——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
- 275 巴和蜀
- 277 鹿死谁手
- 290 儒冠不误身
——秦汉之际的儒生与刘邦
- 303 “约法三章”的误读
- 305 从分封到“推恩”
——西汉初的诸侯王国

- 327 货殖何罪
——商人和商业的地位
- 340 不教胡马度阴山
——汉匈之间：从争斗到融合
- 358 汉人多娶胡妇
- 360 “轮台罪己”：汉武帝的晚年
- 378 夏侯胜与汉武帝的“庙乐”之争
- 387 傅介子勇刺楼兰王
- 390 陈汤建功绝域
- 400 天涯何处罗马城
- 408 两千多年前的沙尘暴纪录
- 410 阴险的篡夺者还是失败的改革家？
——我看王莽
- 427 天下神器，不可力争？
——光武帝刘秀的统一
- 439 理想与现实之间
——东汉党人的两难选择
- 451 一千八百多年前的一项分郡建议
- 452 汉魏故事
——禅让的真相
- 467 盖世英雄，还是千古罪人？
——元（拓跋）宏及其迁都和汉化
- 480 江陵焚书一千四百四十周年祭
- 491 天可汗的心病
——玄武门之变真相
- 502 乱世的两难选择
——冯道其人其事
- 510 同是盛世亡国君：李煜与钱俶
- 518 杯酒释兵权之后

521	天书封禅 ——道君皇帝的悲剧
536	“香花楼子”的神话和北宋的覆灭
541	天堑何曾限南北
547	重庆的来历
548	千古钓鱼城
555	重读《明史·海瑞传》
562	世界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地震
564	《永乐大典》谜依旧
567	不可理解的赋税额度
570	得天下与治天下
573	如何评价施琅的历史贡献
576	天朝大国的另一面
586	清乾隆年间尹壮图上疏事件始末
596	要是世界上只有中文
609	世界上不止有中文
616	古来北京知多少
622	“上海道台”不等于上海市长
624	科举制度：存废皆有理
627	光绪死因的确定：历史介于科学与人文之间
629	历史上的劳工输出
633	从“年”到“春节”

六九私乘



故乡小学杂忆

两年半前，吉林电视台拍摄《回乡》系列，将我也列入其中，于是摄制组随我回到我的出生地——浙江湖州市南浔镇。当天下午，我来到曾经就读的小学，原地几乎已经无法辨认。从一条巷子绕到背后，终于找到了一排似曾相识的旧平房，现已辟为民居。据住户中一位老者说，这就是当年小学的教室。我入学时，学校名为圆通小学，后改名浔北小学，那时的南浔镇属吴兴县。

我上学的时间很早——1950年9月，年龄4岁零9个月。据说是因为年长我三岁的姐姐上学，我跟着去玩，到校后就不肯回家，一定要上课。老师就让我坐到一年级教室里，与新生一起上课，见我很认真，就同意了。学校是利用圆通庵改的，以后学了历史，才知道这圆通庵曾经发生过惊天动地的大事。清初南浔庄氏私修《明史》案导致七十多人被杀，这惹祸的《明史》就是在圆通庵修的。但当时我只知道校舍的门槛很高，我跨不过去，每次都要大同学或老师帮助。由于年龄小，个子也小，两年后才正式升级。

学校很小，设施简陋，但也有礼堂和操场。因为我从小不喜欢运动，所以对操场已经没有什么印象。那礼堂大概是原来的佛堂，已经改建，搭了一个台。大概三年级时，班主任韩学农老师为我排练一段快板，参加全校的演出。快板的内容是老农民拥护粮食统购统销，他亲自将我化妆成老头，穿上一条“作裙”，挑着一担“粮”。我一走上台就引来全场关注，谁知刚开始说话扁担一头的绳子断了，韩老师不得不

台救火。

另一次是全校的演讲比赛，也是上台讲。这次我还获奖，奖品是一本“千用簿”。其实就是在块蜡板上铺了一张半透明的薄纸，用不太尖的竹笔在上面写字画线，可在纸上见到痕迹。而将纸提离蜡板后，上面痕迹即消除。如此可反复使用，节约对我来说很贵重的纸笔。实际上用不久纸就破了，但当时的确让我既兴奋又荣耀，也引起同学们的羡慕。

虽然是在小学，频繁的政治运动也已是我们的主要内容。特别是在这样的镇上，任何运动都是全民动员，我家门前的宝善街和附近的大街上装的广播喇叭不是宣传就是演唱，几乎每天都会给我增加新的记忆。例如有段时间，不断播放越剧演员袁雪芬唱的歌颂新婚姻法曲子，以至到今天我还记得“千年枷锁已打碎，封建礼教如山倒”等内容。斯大林葬礼那天，我们正在空地上看人放风筝。忽听到喇叭里传来汽笛声，周围人肃立，我们也赶快站好。只见一只风筝脱线飞走，放的人也不敢去追。等肃立完毕，风筝早已不见踪影，大家连叫可惜。

有一段时间，镇上到处开会学习，不知是哪次运动。连家庭主妇的母亲也天天晚上去学习，地点在原来的耶稣堂。参加学习的都是妇女，不少人带着孩子，一起在门外或过道里玩得很开心。有时妈妈们唱起歌来，我们都挤在门前窗口看，觉得很新鲜。所以巴不得母亲天天晚上带我们去开会。

镇压反革命运动时又是另一种景象。除了喇叭里天天不断宣传，喊口号外，深更半夜也会有人在街上巷里巡逻，边敲锣边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时听大人说，某家某人被抓，“解湖州”（押送县城）了。最可怕的还是听同学描述枪毙人，说亲眼看到脑袋开花，白色的脑浆与血一起流出来，有的还说枪打过后头被削掉一半，令人毛骨悚然，有的同学吓得晚上做噩梦。虽然枪毙人的地方离我们家并不远，但大人不许我们去看，我也从来不敢去。

另一些运动就连小学也参加了，并且都很积极，比如欢迎志愿军伤病员、各种游行，特别是爱国卫生运动。记得在抗美援朝时，听说美帝



发动细菌战，又听说在附近某地扔下了细菌弹，有鼠疫、伤寒等细菌，还放在糖果中引诱孩子去检。老师教育我们路上的东西不能随便检，发现可疑要立即报告。这使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看到老鼠就想到鼠疫，害怕被传染。

南浔镇被评为爱国卫生先进镇，其中少不了小学生的功劳。有一位名叫王阿金的老太作为代表去北京开会，见到了毛主席，南浔作为卫生镇的名气也更响了。卫生镇的标准之一是无蝇，于是就得不断灭蝇，小学生成为主力，每个人都有任务，必须消灭多少个苍蝇。下课后，我们就带上自己做的苍蝇拍和盛着散石灰的空火柴盒出发了。我们的蝇拍是用废纸板剪成长方形或椭圆形，上面打些孔，中间插一根竹柄。打起来比较费劲，容易破，而且用力太猛了会把苍蝇打扁打烂，看了恶心，还不便统计数字。但商店里卖的纱面蝇拍我们是买不起的，虽然用起来很方便。因为要完成任务，最好超额，所以专找苍蝇多的地方，如“羊木行”（制革作坊）。那一张张被针在木板上的新鲜羊皮，表面还能看到血丝，会引来大量苍蝇，正是我们扩大战果的好机会。上交死苍蝇时要统计数字，开始时一个个数，后来改为秤分量，以两为单位。我大概没有什么突出表现，所以没有像演讲比赛那样得奖。

与运动配合的还有歌曲，学校里教，更多的还是喇叭里播放，游行时唱。所以我不仅会唱少年儿童唱的，如“让我们荡起双桨”等，还会唱中学生和成年人唱的歌，也会唱流行的苏联歌曲。记得有一次看游行，见队伍中有人扛着一棵连根拔起的柳树，喇叭里播的是：“嗨啦啦啦啦，嗨啦啦啦啦，天空出太阳呀，地上开红花呀，中朝人民力量大，打败了美国兵呀。全世界人民拍手笑，要把帝国主义连根拔那个连根拔！”这样的歌至今我还能记得，足见当初印象之深。

大多数同学家里都很穷，但我家更穷。新中国成立前父亲是“银匠”，在宝善街一间街面房为人加工金银首饰。解放不久，浙江省取缔这一行业，就此失业，一家五口只能靠借贷和变卖度日。先卖家中存下的零星首饰，再卖铜锡用具。由于浙江不设收购，又禁止带出，父亲都是天不亮就出门，偷偷送到邻近的江苏省去卖。坐吃山空，何况家里根